

ARISTOCRATIC
FAMILY

尤四姐  著

这世上什么最难得？是真心。
能有一个为她赴汤蹈火的人，
此生无憾。

家

下

生离、死别、相守、相望，总有一种爱打动你的心
特供独家珍藏番外，附赠唯美古风书签

世家

ARISTOCRATIC
FAMILY

尤四姐 著

下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家. 下 / 尤四姐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756-9

I. ①世… II. ①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27132 号

书 名 世家.下

作 者 尤四姐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吴小波 李 婕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李 婕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装帧设计 熊小喵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282千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,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756-9

定 价 2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, 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1章 招籍	001
第2章 夜闯	018
第3章 退亲	034
第4章 相思	050
第5章 帝崩	067
第6章 羞辱	083
第7章 挤对	099
第8章 钻灶	114
第9章 怒火	135



目 录

第10章 过定	152
第11章 选秀	167
第12章 过继	183
第13章 入宫	200
第14章 要人	215
第15章 谋划	231
第16章 逼宫	246
第17章 做亲	261
第18章 大婚	275
番外	285





第①章 抬籍

她也动了心思，等这次的风波过后，若实在不成就辞官。

官场是男人的世界，她在里头惹情债，拖累了容实，那就不好了。她准备说服阿玛，从另外三房里头选个人过继，只要是个男的，好好地办差事，不辱没了祖宗就行。

她到底是个女人，再高的心气儿，也难免掣肘。还是干女人的活儿吧，管管家，做做针线，下下厨，安安生生做容家少奶奶得了。

可她和阿玛一说，说明瞪着两眼看她：“我辛辛苦苦几十年，最后全便宜了别人？你可真是好算计！能听听我的打算吗？我是这么想的，等你成了家，养个外孙替我挑起大梁。咱们家不重儿子重闺女，虽说嫁人，女婿还得是半个倒插门儿。问问容实他干不干，他得给我生个儿子掌管内务府。”

“这么肥的差事卸了肩，往后还能有收回来的一天？等我老了，你回心转意也不顶事儿了。要权？谁搭理你！难关你阿玛我遇得多了，每回都撂挑子，你真当这顶乌纱就在咱们脑门上生根了？你瞧瞧另几家，郭布罗氏、富察氏，哪个是吃素的？咱们不能光图自己富贵，还得为子孙后代谋划。”

他指指门前阙阅：“皇帝轮流做，管他斗转星移，咱们就像那

个石头柱子，风风雨雨一直在那儿。你见过大雪连下三年的吗？再冷不过三四个月，寒冬不肃杀，何以见阳春？咬住了牙，挺过去就成。”

她坐在条凳上垂头丧气：“我觉得自己是个祸头子。”

“胡说。”述明很疼闺女，最受不了她这么说自己，“祸头子是陆润，你要冠上这个封号可早着呢！姑娘家什么最值得骄傲？就是叫男人为你争斗。你要不好，他们能这么待见你？讨人喜欢不是罪过，可你得圆滑，他们怎么掐是他们的事儿，别让火星子溅到自个儿身上就好。”

她叹了口气：“我是不想再见六爷了，戳在他眼窝里不是好事儿，离得远远的，兴许他就忘了。”

述明不说话了，回身摆弄桌上的文房，一支狼毫在手里鼓捣了半天：“二啊，阿玛和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要是顾念容实，就和他断了吧！”

她惶然抬起头来：“阿玛……”

“鸡蛋碰石头，什么时候赢过？皇上的身子要是好，咱们有胜算，你梗脖子硬争，阿玛不劝你。现在呢，那靠山眼看要倒，你就不担心？内阁弹劾豫亲王，打哪儿纠察起？人家寸步留心，一根小辫子也不给人留。不过那帮学究还有点能耐，从镶黄旗旗下挖出个放印子钱的知府，钱从哪儿来还在查，据说是拿百姓的税银当本儿，得了利再往库里上缴。滚单是豫亲王开的，多少有些牵扯，这案子又是容蕴藻承办，梁子结了一回又一回，怎么化解？”

“容实呢，不是不好，年轻人气壮勇猛，在皇上手里是把利刃，一旦上头换了人，这把刀使起来不称手，就得套上刀鞘。你铁了心要跟他，六爷嘴上说得漂亮，那小心眼子能担待？容实情场上得意了，官场上必定给坑得有苦说不出，你要是恨他就嫁给他，要是爱他，那就离他八丈远吧。”

颂银听完阿玛的话，眼泪唰地下来了。她何尝不知道，可是喜欢一个人，能说放手就放手吗？他们都是头一回，刻骨铭心一辈子，嫁不成他，她还有什么指望？

她掖着手绢放声痛哭：“我就是嫁他。”

述明耷拉着脑袋看她：“嚎两声就完了，外头可不许说去，你态度越鲜明，对他越不好。”说着挠挠头皮，“以前见了冤家对头似的，现如今怎么就爱得死去活来了？”

她抽抽搭搭地说：“他懂我，敬重我，不逼我干我不爱干的事儿。我找人过日子就图高兴，不缺大爷见天儿指派我，‘你给我干这，你给我干那’，我当差当够了，到家要人疼。”

述明张口结舌：“真不害臊，要人疼说得还挺字正腔圆。”

她坐在那里跺脚：“就是要人疼，不要人欺负！”

这丫头在阿玛面前总这么执拗，耍脾气、耍横，毫不掩饰。述明忙压手：“得、得、得，越说越来劲。你多大了，还闹呢？灶王爷没升天，脑袋里尽装糖瓜儿了？没见过你这样的。”

颂银背靠墙壁无话可说，她的忧愁阿玛不懂，以前听人说过，女人爱一个人走心，男人爱一个人走脑子。要从心里拔除太难了，可脑子上开天窗，没准倒两下就能把人倒出来。要是这段感情有一天了结了，大概也得容实绝情才行。

这时候内务府佐领进来，打个千儿说：“上用的降真香饼都筹备妥当了，二大人瞧一眼，要成就送过去了。”

颂银慢吞吞地挪过去，心里纳闷她又多了个奇怪的称呼。以前是小佟总管、小佟大人，现在在她阿玛跟前她又成了二大人，再过阵子不知还有什么。

仔细查点一下，没有差池，她抬头说：“我送过去吧，正好去看看陆公公。”

佐领应个噤，躬身退了出去。述明皱了皱眉：“少和他打交道成吗？你们不是一路人。”

颂银看了阿玛一眼：“我做人讲义气，不像您似的。”说完怕挨骂，赶快端着托盘出去了。

叫上个苏拉跟着，往养心殿去，把香交给御前的人。再问陆润

在哪儿，说万岁爷刚练完一套拳，陆润伺候主子洗漱呢。

她哦了声，听说皇上打拳，心里顿时松快。现在觉得皇帝的身体是所有人的希望，所幸病气被压住的时候没什么大碍，如果能持续下去，至少豫亲王不敢轻举妄动，还能维持表面的和平。

她站在穿堂口上往后看，没多会儿见皇帝换了衣裳出来，刚梳的头，鬓角刀裁一样，原本也是堂堂的好相貌。自己上了廊子没着急走，回身略等了会儿，等陆润出来，方慢慢往前来了。

颂银退到一旁，不知怎么，心里有种难以言喻的忧伤。皇上到底爱不爱陆润呢？他临幸宫妃都是三心二意，也许心里只有陆润吧！可陆润不是这么认为，他还是男人的心，即便残缺了，心理没有残缺，他一点儿也不羡慕这种恩宠。

她低着头，满脑子乱七八糟。皇帝到她跟前了，她蹲身请了个双安。

皇帝今天心情不错，用一种轻松的语调和她说话：“干什么来了？”

颂银哈腰道：“奴才来给主子请安，顺便送香饼，再瞧瞧陆润。”

她那回救了陆润，皇帝才知道他们交情不错，对她也更和煦了。负着双手在台阶下踱步，许他们说说话儿。

陆润还是那种不喜不悲的模样，眼里漾着笑，慢声道：“我原该登门给小佟大人道谢的，还劳你来看我。”

颂银笑了笑：“今儿内务府不忙，我正好来瞧瞧你的伤。怎么样了？都好了吗？”

他点头说：“好得差不多了，结了疤，慢慢都掉了。”

这么着就好，因为皇帝在跟前，也不方便多说什么。皇帝要往三希堂去了，他冲她使了个眼色，表示圣躬康健，暂且无事。

颂银明白了，垂手恭送皇帝入内，养心殿里的书房地方不大，站在抱厦前听得见里面说话。皇帝唤陆润并不直呼其名，他有个小字叫庭让，许是有情吧，那名字就显得格外旖旎，和容实那声缠绵的妹妹差不多。

她掖着两手叹息，抬头看天上，一对鸟儿相伴着飞过去，翅膀扑扇着，发出噗噗的声响。明黄的琉璃瓦阻挡住了视线，那鸟儿一晃便看不见了。

颂银出养心殿往隆宗门上去，抬眼一顾竟顿住了，只见容实和豫亲王面对面站着，差不多的身量，一样的朗月清风，不知正说着什么，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，脸上神情平和，见了她俱是一笑。

她看着那两个人，脑子有点发懵，略定定神方上前，对豫亲王肃了肃：“六爷。”复对容实行一礼，“容大人。”

这算很公正的态度，并没有偏向谁。容实道：“碰巧遇上了王爷，你上哪里去了？”

颂银道：“往养心殿送香饼去了。”瞧了豫亲王两眼，“二位聊什么呢？聊得挺高兴的样子。”

豫亲王笑道：“明儿府里办喜事，帖子就不下了，我亲自来请，邀容实赏脸喝喜酒。”

颂银啊了声，说：“我这两天忙坏了，竟忘了明儿是六爷大婚，先给六爷道个喜。我已经挑了得力的人，到时候帮着照应府里宾客。我明儿值夜，不能亲自去道贺了，托我阿玛帮着随份子。六爷别怪罪，多担待我。”

他笑了笑：“你给主子当着差呢，身上有重责，怎么能怨怪你。到时候容实来就成了，咱们以前也有哥们儿情义，后来为了点小误会闹得不愉快，这会儿想想孩子气儿了。借着这个机会握手言和，往后你们大婚我也得讨杯酒喝呢，眼下还僵着，弄得两不来去，岂不叫外人看笑话？”

这态度虚虚实实的，竟叫人瞧不清了。颂银看容实，他拱手谦和笑着：“六爷这么说，叫我无地自容了，本就是意气，六爷不和卑职计较，是六爷的胸襟。六爷放心，待我和颂银大婚，必定亲自登门给六爷送喜帖道谢。颂银是六爷旗下的人，我和她的心是一样的。只要六爷不嫌弃，将来少不得和六爷走动。”

豫亲王道“好”，很是称意的模样。再看颂银一眼，不说什么，然而眼里波光一闪，飞掠过去，很快消弭于无形。

颂银躬身相送，见他跨过门槛才松了口气。他们的对话她只听到半截，绵里藏针的往来，表面似乎是和解了，但她终究不放心，转头问容实：“你们啥时候遇上的？”

他负手眯眼眺望，秋日的阳光落在他眉梢，有种异于寻常的况味。侍卫处的官服永远是紫禁城中最耀眼的存在，中衣洁白，愈发衬托得曳撒绮艳如血。别人穿红大俗，他穿红简直美如画，绫罗装点出富贵气象，叫人挪不开眼睛。他轻轻撩了下嘴角道：“也没多会儿，一炷香工夫罢了，说了几句话，客套却又不客套。”

颂银嗯了声，知道里头有说法了：“刚才倒是听不出玄机来，他究竟和你说了什么？”

他没打算细说，只道没什么，含糊带过去了。

她仰头看他，神情迷茫，一双眼睛鹿儿似的。

他不由得一笑，见她幪头下有发落下来，伸手替她绕到耳后，温言宽慰她：“你别愁，不是什么要紧话，夹枪带棒的，处处冒着酸气，不必理会他。自己都要成亲了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，已经落于人后了，他自己心里有数……对了，我问问你，昨儿和家里人一道吃饭，他们对我是个什么看法？回去和老太太、太太说了吗？”

颂银挺不好意思的，支吾了下道：“都夸你呢，个个说你好。老太太和太太自然满意，话里话外没什么可挑剔的了，问我什么时候过定，家里也得筹备起来了。”

他高兴得就地转圈儿：“我就说嘛，像我这么讨人喜欢的，还有什么可挑眼的！东西已经备齐了，只是事情凑在一块儿了，等豫亲王大婚一过，转天就是容绪阴寿，且等一等，多则三五天的，我就请媒人上门。”

她点了点头，把阿玛的话也忘到九霄云外去了，满脑子想和他在一起。论及婚嫁了，心里有窃窃的欢喜，还得装矜持，问他：“媒人托的谁呀？”

容实说：“一等公铁良。”

两家结亲历来是这样，媒人必不可少。小户人家娶媳妇儿了、嫁闺女了，自己没那么广阔的圈子，需要这么一群专为人保媒的红娘来牵线搭桥。大户人家呢，密密匝匝的关系网，撞都撞不破。府门里都有走动，基本用不上媒婆，那些个王公大臣也很愿意替两家拉拢。

他们俩还和别人不同，是自己认识的，但过定办婚事的时候好歹也得找个中间人做做样子。铁良是皇后的兄弟，一等公的职务搁在那里，媒人体面，显得男家郑重，女方脸上也有光。

颂银觉得挺好，真有种待嫁的感觉了。含羞看他一眼，启了启唇想说什么，碍于这里人多眼杂，没好张口。

容实时刻关注她的一举一动，见她欲说还休，微弯下腰问：“有话叮嘱我？”

她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犹豫了一下才道：“把事儿放在心上，别忘了。”

这下真比吃了蜜还要甜，他眼角眉梢都含春，羞涩一笑道：“记着了，你急我更急呢！明儿我随了份子不在那里吃席了，进宫来找你。咱们老不能在一起，这回豫亲王大婚了，他且忙着，没空管咱们俩了。”

颂银红了脸：“你又不当值，进宫干什么？”

“我和人换值呀，这位爷大婚，侍卫处自有巴结他的人，正愁逮不着机会送礼呢。我换值，挣了人情得了贤名儿，一举两得。”

她心里突突跳着，转身说：“我得回去啦，忙着呢。”

他牵住了她腰上宫绦，绦子上系着银铃，微一抖，激起一串声浪。她走出去好几步才发现被他绊住了，低低嗔道：“撒手。”

他抿唇只管笑着：“明儿。”

她跺了跺脚：“叫人看见。”

他松开手，那绦子软得像一蓬烟，被银铃牵扯着，坠落下来。

颂银退后两步，和他隔开一段距离，心里涌起绵绵的温情，压制不住。折回来，在他怀里靠了一下，怕落人眼，又很快分开，头也不回进了内务府夹道。

回到衙门心头还蹦跶着，真稀奇，每回见他都觉得不足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治好这毛病。

她这头还晕乎乎的，她阿玛见她回来，探身说：“刚才敬事房传话来了，永和宫宣了太医，三丫头身上不大舒服。”

颂银啊了一声：“我这就去瞧瞧。”

她又匆匆赶往永和宫，因为她和阿玛的棋差一着，把让玉坑进了宫，她总觉得十分对不起她。这会儿说她身上不好，别的不怕，唯恐她怀了身孕。

等赶到永和宫的时候，太医恰好医治完毕，拱着两手说：“您是见喜啦，奴才这儿给您道喜。”

颂银吓得一口气上不来，险些晕过去。得了痼疾的人还能让人怀身子吗？让玉统共也就侍了两回寝，怎么就有孕了？

她怔怔地看着太医收拾东西出去了，想再问问，又觉得无从问起。回身瞧让玉，她卧在炕上只管发呆。她走过去，站在那里一时摸不着南北：“这话儿怎么说的……”

让玉转过头来问她：“你说皇上的病还能好吗？”

她怔了下，示意她噤声，把屋外站班的人打发了，回来告诉她：“能不能好说不上来，据说这病治不了根，不过颐养得当，拖个三年五载也有可能。”

她叹了口气：“今儿御前的陆润奉了旨意来瞧我。”

颂银有些纳闷：“他来干什么？”

让玉说：“叫我装病，装遇喜，要给我封赏、晋位份。”

这一忽儿光景，颂银的心就像风浪里的船，抛高又落下，几回跌宕，都被闹糊涂了。不过很快回过味儿来，心里直感叹，皇帝这算计，真是一时一刻也不落下。

这会儿要把佟家拴在自己裤腰带上，愿意晋位份，抬旗籍，用心实在良苦。他们呢，别人手里的棋子，怎么拿捏都随人家的意思。要晋位就晋吧，至于抬籍，现在也不重要了。就是苦了让玉，守个

空架子，将来皇帝归天，低等的嫔妃也许有机会放出去，嫔以上的，不管开没开过脸，都没指望了，只有在寿安宫里孤独终老。

姐妹两个相对无言，长吁短叹。过了很久让玉才道：“你别这样了，没什么可难过的。当初是我自己愿意进来，我谁也不怨，只怨自己的命不好。横竖我为佟家尽过力了，我俯仰无愧。倒是你，这会儿夹在里头，很难吧？”

颂银想到自己的窘境，撑着脸叹气：“我就耗着了，也没旁的指望。想辞官，阿玛长篇大论比师傅还啰唆，我哪儿敢呢。再琢磨琢磨，辞了官怎么办？家里的难处虽眼不见，解决不了心里照样得记挂着。况且把阿玛一个人撂在宫里，我也不放心。”

她往前挪了挪：“三儿啊，你怪不怪阿玛和我？是我们俩出的馊主意，往宫里送人的。”

让玉摇了摇头：“那会儿不是没办法了吗，谁叫咱们摊上这么个皇帝。”说着顿下来，似乎有点难为情，却又忍不住想倾诉，一手掩着嘴，小声说，“我告诉你，今儿见了那个御前太监，我心咚咚直跳，你说我是不是瞧上他了？”

颂银愕然：“你是说陆润？”顿时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，“那是个太监，据容实说货真价实，你可别胡来。”

让玉噘了嘴：“容二怎么知道人家货真价实，瞧他那身板儿，压根和别的太监不一样，没准是个假的。”

颂银想了想，呆滞道：“容实向来不着调，既这么说了，肯定是有根据的，九成偷看过。”

让玉的梦想破灭了，显得很失望，失望过后就怨容实：“那人真是不着四六，他还知道脸字怎么写吗？”

颂银将来必定是个疼男人的，听见让玉挤对他，就有点不高兴了，拉着脸说：“你别这么骂他，他大多时候还是靠谱的。”

让玉没心思辩论容实的好坏，一心都在陆润身上：“我呀，头一回见他就觉得这人不错，净了身真太可惜了……其实只要两个人能有照应，他就是个太监也没关系。深宫寂寞，我得找点儿什么排解排解，

你说的是吧？”

颂银隐约猜到她要干什么，赶紧提醒她：“听过全贵人没有？和太监走影儿，给开发了。你想步她的后尘？尤其陆润的主意你不能打，人家是有主儿的。你瞧得上他，皇上也瞧得上他，明白不明白？”

这下子让玉要哭了：“我说我怎么那么讨厌皇上呢，敢情还有这层！难怪世人都想当皇上，当皇上太好了，想干吗就干吗，生冷不忌。你说一个人能有多大的胃口？就他霸揽得这么宽，他不得病谁得病？该啊！”

她为了陆润骂骂咧咧，对皇帝恨之入骨。很奇怪当初进宫前非常敬重和爱慕，等待了寝就弄得十世冤家似的了。

饶是如此也不过口舌上痛快，第二天一道旨意颁下来：“佟佳氏德秉温柔，性生淑慎，着令晋封裕妃。佟家满门从龙有功，特准抬入正黄旗，钦此。”

“万岁。”一门老小跪地谢恩，家里出了一位妃子，不知该不该高兴。

不过颁旨的时间选得很考究，就在豫亲王大婚当天。瞧准了他分身乏术，有意恶心他。到底是一个妈生的，皇帝办起事来那股劲儿，确实损到骨头缝里了。

豫亲王那头自然也被气得两肋生疼，消息传来时他正由太监伺候着穿喜袍，管事的进门通禀，垂着两手说：“宫里下旨意了，佟家的三妞晋了裕妃，佟家满门抬籍入正黄旗了。主子，您瞧怎么办？”

怎么办？凉拌！

他运了一脑门子气，腰带扣半天总扣不好，发了狠，一把夺过来狠狠扔在地上：“佟家祖宗十八代都在我档子房里呢，爷没空，让他们等着！”

管事的应个噓，回身出去承办，他又叫了声回来：“把造册连夜搬出去，给爷放把火，烧光档子房。往上报，就说等档重建完了再和正黄旗交接。”

他哼了声：“打量谁是傻子，跟我玩这套，还嫩了点儿！”

暮色已经渐渐合围了，天上只剩最后一点余晖，那些亲戚朋友纷纷登门来，他也得出去相迎。一堆儿姑姑妹妹，一堆儿王公大臣，他心里虽窝火，脸上还得挂着笑，拱手对来客道谢。门上记份子的笔帖式把每笔礼金报得山响：“成贝勒五十两、珣公爷五十两、佟大人三十两……”

他回头一看，佟述明从门上进来，满脸堆笑上前，扫袖打了一千儿：“给主子请安，主子大喜。”左顾右盼找总管，哈着腰说，“前儿打发人送了架琉璃屏风来，主子瞧着还合心意？人多眼杂的，不敢太张扬，奴才昨儿又得一对玛瑙兽首杯，回头给主子送来。”

那些东西全不在眼里，他计较的还是皇上这猛一发力，急于拉拢佟家的两道圣旨。他冷冷一笑：“如今可当不得你一声主子了，今儿宫里不是有令了吗，抬举你们入正黄旗，我还没给您道喜呢。”

述明哟了声：“主子说这话可折煞奴才了，奴才在主子旗下这么多年，眼里只有主子爷，绝不敢有二心。今儿宫里传话出来咱们才知道，说是永和宫小主遇喜，皇上一高兴晋了裕主儿份，咱们佟家得以抬籍，全是瞧着裕主儿的面子……主子，在奴才心里您才是咱们正经主子，您还要奴才怎么表明心迹，您只管说。就是要奴才刺心，奴才也热乎乎给您捧来。”

他看了他一眼，内务府的滚刀肉，油锅里都历练出来了，漂亮话一大堆，其实能有几分真心？还不是见风转舵，捧高踩低！

“让您刺心我可不敢，您如今是大半个国丈，将来裕妃要是生位阿哥继承大统，您水涨船高，身价可就了不得了。”他不阴不阳抬手一拱，“到时候我还得多承您照应呢。”

述明心里顿时大跳，来前他就做好准备的，豫亲王这回八成气歪了鼻子，见到他少不了给他抻抻筋骨。果不其然，砖头瓦块的一大车，差点儿没把他砸死。

他开始计较，究竟该不该把内情告诉他。要是不说，让玉会不会有危险？说了呢，他们手上没有任何借以牵制他的筹码，回头把

容家也给坑了。颂银那么喜欢容实，他这个当阿玛的总要顾及闺女一点儿。

正犹豫，听见账房高声又报：“容大学士随礼银五十两……”

述明回头看，容家父子两个从门上进来，容实一派和风霁月，大老远就拱手，笑得花团锦簇：“六爷，您大喜。”

豫亲王重又堆砌起笑容来同他们周旋。容蕴藻是帝师，那股子兜兜绕绕的婉转，和登佟家大门求亲时候完全不一样。他从月令夸到日子，从海棠树夸到屋角房檐，说了半天没一句要紧话。最后和述明搭腔：“亲家，明儿家里办事，我就不专程来请了，您给老太太和太太带个话儿，都上我们那儿去吧。”

人家喜宴上说家里做阴寿，这个不大好，所以跟藏头诗似的，话只透露半截，那边述明马上就明白了。女婿办事，捎带着金墨也沾光。老太太早就说过的，横竖自己请了水陆道场，佟家也凑个份子，借着机会给金墨做功德。

他忙不迭地点头：“你放心，都知道正日子，今儿还说起呢。”去必定是要去的，两家碰个头，还得商议底下孩子的事儿。

说起这个也叫人发愁，颂银和容实是铁了心的，感情委实深，不好强行拆散他们。只有先定亲，算给颂银一个交代。那孩子心思重，述明又是个宠起闺女来没边的，想了想，先尽着她高兴地来吧。这丫头从小到大闷葫芦似的，对于自己从来没有任何要求。现在能一口一个“非要他疼、非要嫁他”，那就说明喜欢透了，没人家不成了。他心底不无忧伤，女大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留成仇，还是由她去吧。

横竖人一多，和豫亲王的话也不好说了，述明拱手告退，两亲家相偕找席面预备喝酒，一路遇上众多同僚，打招呼说笑，热热闹闹去远了。

容实却没忙着走，笑着对豫亲王道：“六爷今儿人逢喜事，恐怕没留意宫里的消息吧？”他是什么人啊，当然知道这位王爷人在此，心神意俱在内城里，这么说纯粹为了埋汰他。

豫亲王眉梢一扬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：“消息是接到了，正黄